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土肥原秘录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11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土肥原秘录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0年11月印刷 定价：0.96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人员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译 者 的 话

土肥原贤二这个曾在中国二十余年大肆活动的日本特务头子，不仅身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中国人民深知其人，在世界人民中亦留有较深印象。东方曾称之为“土匪源”，西方比之于“劳伦斯”。但对其特务活动的真实内容，却知之不多。

本书各部分的撰稿人或提供证词的人，大都是土肥原的同情者和共事者。他们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以颠覆为“援助”，以侵略为“友好”，称赞土肥原为“献身日中友好”的志士，列举其“谋略”活动作为贯彻日本国策的功绩。但是，书中提供的史料，却不仅暴露了土肥原本人，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血腥罪行。另一方面，也揭露出蒋介石、汪精卫等奉行投降路线的活动。

从书中可以看到，土肥原外具“和蔼可亲”、“无所事事”的姿态，内藏诡计多端、阴险毒辣的祸心，与其前辈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并列为进行特务工作的“巨星”。青木、坂西对日本战胜帝俄及左右我国辛亥革命后的政局起了巨大作用，而土肥原则在其前辈打下的基础上，为推行日本军国主义者“征服中国”的所谓国策，发挥了远远超过其前辈的作用，从而使他在短短的十年之中由大佐升至大将，其晋升之速为日本陆军所罕见。

书中史料证实，土肥原曾在我国东北、北京、天津等地建立特务机关，进行各种“谋略”活动，并曾亲自指挥日军屠杀我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民国以来，我国政局长期动荡，从军阀混战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从伪满政权建立、溥仪称帝到热河、察哈尔、冀东、华北、南京等一系列伪政权的出现，中日两国以及东南亚人民所遭受的空前浩劫，无不直接或间接与土肥原的“谋略”有关。1948年东京国际法庭根据他的罪状处以绞刑，使这个特务头子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本书编者为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原文共分六个部分，译文略去以青木、坂西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二两部分，其余部分中单纯吹捧土肥原或与之无关的章节也从略，但在记述中带有称颂土肥原的词句则均按原文译出。书中有关我国的历史事实，记述也间有错误，并请读者注意。译者希望此书能有助于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特务活动的研究。

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组主持翻译，参加者为孙立民、申泽福、孙雷门、张玉璞四同志。译者由于多年未从事日语翻译工作，业务有些荒疏，难免有错译或不准确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协助校阅，作为《中华民国史丛稿》出版，并此致谢。

目 录

译者的话	(VI)
第一部(译略)	(1)
第二部(译略)	(1)
第三部 土肥原贤二	(1)
第一章 土肥原登场	(1)
奉天特务机关长	(1)
少壮将校时期的土肥原	(3)
尼港中国炮舰事件	(4)
土肥原与吴佩孚的会面	(6)
第二章 满洲事变时的土肥原	(10)
参与决定满洲的基本政策	(11)
奉天市长土肥原	(11)
策动溥仪天津出走	(12)
黄慕将军眼中的土肥原	(13)
第三章 日中战争前的两国关系	(15)
张学良的收复失地工作	(15)
关东军自热河向长城一线进击	(16)
铃木贞一的证词	(18)
天皇的御旨	(19)
走向停战的征兆	(20)
走向太平洋战争	(22)
停战后的外交交涉	(23)

军部与外务省的裂痕·····	(25)
《塘沽协定》后对中国政策的变化·····	(26)
第四章 土肥原在华北的工作·····	(30)
土肥原工作的真相·····	(30)
何谓谋略? ·····	(31)
土肥原的谋略活动·····	(32)
《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34)
土肥原的华北亲日政权工作·····	(35)
树立华北亲日政权的梦想破灭·····	(37)
土肥原派往天津·····	(39)
多田的工作落空·····	(39)
土肥原开始活动·····	(41)
大阪日商的走私贸易·····	(42)
殷汝耕揭起反蒋叛旗·····	(43)
用心颇深的宋哲元·····	(44)
芦沟桥日中两军冲突·····	(45)
走向太平洋战争·····	(46)
省主席逃出北平·····	(47)
华北自治运动顺利开展·····	(48)
第五章 第十四师团长时期·····	(50)
华北出征·····	(50)
土肥原兵团与黄河决口·····	(52)
第六章 土肥原的谋略工作·····	(53)
对吴佩孚的工作·····	(54)
对汪兆铭的工作·····	(56)
土肥原对中国谋略工作的主导思想·····	(56)
第七章 历任显职的土肥原及其晚年·····	(57)
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时期·····	(58)

第七方面军司令部的编成.....	(60)
方面军正式办公与土肥原的训话.....	(60)
苏门达腊遇险.....	(61)
新加坡之主.....	(61)
与海、空军的协作.....	(62)
面对战局危急的土肥原.....	(62)
印度尼西亚独立准备大会.....	(63)
作战意图的转变.....	(63)
方面军司令官更迭.....	(64)
土肥原惊慌失措.....	(64)
第四部 土肥原机关的传统及其周围人物.....	(66)
第一章	
坂西公馆的一幕.....	(66)
坂西公馆的午宴.....	(66)
特务机关的传统.....	(68)
石川伍一.....	(69)
内藤湖南.....	(70)
小松秀雄.....	(70)
排在动物之后的人员.....	(71)
第二章.....	(71)
五四运动与曹汝霖.....	(71)
中江丑吉.....	(72)
五卅.....	(73)
高建子.....	(74)
第三章.....	(74)
喻熙杰.....	(74)
中日实业公司.....	(74)

高木陆郎	(75)
第四章	(76)
历经七代兴亡的坂西利八郎	(76)
西原借款	(77)
土肥原辅佐官	(78)
长州派根深蒂固	(78)
小山贞知	(79)
第五章	(81)
二·二六事件和山口一太郎	(81)
山口大尉的侍从兵	(82)
宪兵	(82)
周佛海	(83)
太田宇之助	(83)
第五部 土肥原的下场——东京审判记录	(84)
走向被告席的人们	(84)
建国是自发的行动吗？	(85)
华北自治工作	(86)
关东军与华北军的对立	(88)
难以忍受的阴谋、收买和威胁	(88)
怨声载道的土肥原	(90)
土肥原迄未出庭申辩	(90)
关于土肥原的奉天市长问题	(93)
派遣土肥原去天津的目的何在？	(93)
大军蜗集山海关的用意何在？	(94)
土肥原的对华工作	(95)
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	(96)
关于全面的“共谋侵略计划”问题	(97)

第六部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	(106)
特务机关的由来与土肥原机关长的成长.....	(106)
应聘武官及公(大)使馆驻在武官.....	(107)
满洲事变时的土肥原机关长.....	(109)
事变前夕的天津机关长.....	(111)
奉天市长.....	(112)
天津事变, 逊帝溥仪的出走.....	(114)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116)
卷土重来的土肥原奉天特务机关长.....	(120)
内蒙工作的由来.....	(120)
德王工作和察哈尔协定.....	(122)
察哈尔工作的进展.....	(126)
察东事件.....	(128)
李守信部准备南下.....	(129)
奇袭宝昌、苦战沽源.....	(132)
禁止军事行动——和平占领.....	(137)
附录: 如此特务机关	(143)

第一部 (译略)

第二部 (译略)

第三部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系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为陆军少将。

土肥原贤二成年后与香代子结婚（香代子1972年去世），生有二子，长子夭折，次子土肥原实，以后又生了两个女儿，今尚健在。

土肥原贤二十四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转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陆士第十六期生，同年11月被任命为步兵少尉，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向陆军将校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因其成绩优秀，继同班生永田铁山之后，又被选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11月由陆大毕业，任职于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到中国担任坂西利八郎武官的辅佐官，自此以后，土肥原开始活跃于中国。

第一章 土肥原登场

奉天特务机关长

菅原宪亮

土肥原大将是我在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时的同班生。在教室里我俩邻桌，在宿舍里我俩联床，三年的学习中谈笑嬉谑，关系融洽，成年后遂成刎颈之交。我俩经常互通信息或相聚畅谈，直至巢鸭监狱他被判处绞刑，遂告永别。

我在日俄战争中负伤退伍，脱离军界。当他就任奉天（现沈阳市）特务机关长时，我在奉天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兼任日本商业协会的副会长，彼此交往甚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陷绝地。我向关东军河本参谋诉苦，请其设法解脱困境。河本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深知此情，暗祝这一计划的成功。

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士兵，列车警卫森严，多方探询也打听不出张作霖的消息。归途我顺便访问了特务机关，正巧和张作霖同车的仪我少佐也在那里。仪我少佐受伤不重，脸上仅有几处轻微的伤痕。他对张作霖的生死也不清楚。我们急于弄清情况，但土肥原却从容不迫，若无其事。不久，特务机关接到报告称：奉天警察署向领事馆透露的情报，谓此次事件纯属关东军的阴谋。为此，土肥原采取了断然态度，立即向警察署及领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奉天方面对此事件未发表任何文告，只宣称张作霖仅受轻伤，饮食正常等，但在十几天后却发表了张作霖的死讯。事件发生后，排日行动更加激烈，日本侨民进一步受到迫害，连满铁附属地区以外的侨民子弟的上学也成了问题。偏巧这时铃木美通少将接替土肥原就任特务机关长，我和土肥原只得暂时分手。1931年土肥原复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嗣后我们每天见面。当时特务机关的辅佐官是花谷少佐，奉天军事顾问是今田大尉，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大将，参谋长是三宅中将，参谋有坂垣大佐、石原中佐等。当时满洲排日气氛日趋浓厚，奉天中国商界和上海的欧美公司互相勾结，抵制日货，对满铁采取窒息计划并加以排斥，一切货物由中国运输机关自行承办，同时，侨民遭受压迫已达非回国不可的地步。我们派出代表向各机关请愿，但均无结果。为维护侨民利益，最后我们只好研究了在关东军支持下发起侨民暴动打开危局的计划。当时的处境，真是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

土肥原从中尉时代就在华北张家口搞谍报活动，长期在中国工作，与中国要人交游极广。他专心从事对中国民族的研究，造诣之深为人敬服。他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中国要人频频往访，门庭若市。当他再度就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时,我详细向他说明了他不在时我们所研究的打开满洲局面的策划,以及1930年12月永田军事课长由中央来满时所决定的(极秘事项)以实力解决满洲的策略等情况,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予以首肯。

奉天事变爆发后,奉天省中国方面军政要人,或藏或逃,一时陷于无政府状态,暴徒横行,火灾四起,枪声到处可闻,迫切需要建立政治体制,恢复治安。

事变后第三天,板垣参谋(我俩是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同学)紧急约见。我去后,见到板垣正在和土肥原商谈是否由土肥原暂时出任奉天市长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国方面正陷于极端的混乱和恐怖中,由土肥原这样一个深受中国方面信任的军人出任市长最为合适;同时,为加强奉天市外围的沈阳县(县长以下职员仍多留职)的治安,也有必要安排一个日本人担任县顾问。

经过协商,土肥原表示同意,于是他任奉天市长,我任沈阳县顾问。土肥原立即在市政府及各要地张贴就任布告。由于市政府的职员(日本人方面),关东军早已选定,一经任命,立即开始工作,因此进度迅速。土肥原首先着手整顿秩序,恢复治安,接着促使工商业复工开业,奉天很快恢复旧观。

少壮将校时期的土肥原

土肥原前后十次到中国,在中国进行谍报工作达廿余年。此外,他还出差到过欧洲,在华北曾担任第十四师团长,在北满林口担任第五军司令官,在新加坡担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等。他的军人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国度过的。

1907年12月,土肥原在中尉时代即被派遣在中国张家口从事谍报工作,这是他在华活动的第一步。1912年11月任职参谋本部部附,被派驻北京,正式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此后,在坂西公馆充当坂西利八郎武官的助手达五年之久。接着接受中国军队的聘请在齐齐哈尔任军事指导官二年,解聘后正式被任命为参谋本部部员,并出差欧洲。

土肥原在大尉时代驻华北时,曾一度回国在冈山步兵第五十四联队任队附。但象他这样适合于在国外任职的军官,回国任职一个时期,仅仅是为他的将来镀金而已。

尼 港 中 国 炮 舰 事 件

铃 木 贞 一 证 词

1920年，我任参谋本部大尉部员在中国班工作时，土肥原任少佐部附（当时是少佐），也在中国班工作。他每天游游逛逛，无所事事，偶尔回国任职，却从未担任过正式负责的班长、课长、部长等职务，只是担任参谋本部部附之类的职务。这可能是对他这样专门从事谋略活动的人才，在等待接受下次任务时特意安排的。他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为人大方，对事漫不经心，总是大概差不多，很适于同中国人打交道。

当时，我们两人接到命令一同去尼港调查中国炮舰的炮击事件，这是我和土肥原第一次共事。

我们的具体任务，就是查清在尼港事件中，中国炮舰从黑龙江上向日本领事馆等地发炮轰击的实际情况，以便根据事实迫使中国方面承认。

在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大正初期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情况。

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1912年成立了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中华民国。欧美列强趁中国治国不久，混乱之机，纷纷插手扩张权利。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欧美各国自顾不暇，不得不从中国撒手。

在此以前，各国为维护自己的权利，首先必须使中国稳定，并为使中国从革命后的混乱复兴起来，各国还合作组织了借款团等，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但世界大战一起，各国则无暇及此，一任日本为所欲为，石井一蓝辛协定，即其一例。

当时，在袁世凯大总统之下是段祺瑞执政，日本是原内阁当权。原内阁为加强训练中国军队，使之参加世界大战，先后向北京派出了青木宣纯中将及坂西利八郎少将，曾编成了三个师团的中国“参战军”，并负责其军事训练，并擢升曲同丰等为师团长。

1915年，大隈内阁采取扩张权益政策，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迫使袁世凯承认。众所周知，二十一条是以后日中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1919年，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美列强再次伸手中国。特别是美国，一变其过去方针，增加了对中国的关切，派莱蒙特到日本，研究组织新的借款团、开发中国资源等事项。就在世界各国重新兴起觊觎中国之心的大正初期，从陆大刚刚毕业的土肥原被派往中国，做为坂西机关的一员，开始在中国各地活跃起来。

现在回到前面说的我俩初次共事的情况。我们到达尼港后即开始调查。尼港一片荒凉，居民离散，人烟稀少。我们调查有关中国的事情，必须找中国人了解情况，但是中国人都不愿和我们谈话，一开口他们就借故躲开，有的干脆见了我们就跑。以后，我们了解到尼港附近的“马家”村里住着一部分中国人，于是决定到“马家”去。果然，在“马家”的一个类似渔业仓库的建筑物里，有五、六十个中国渔民住在一起。土肥原和我每天找他们闲聊，慢慢和他们亲近，逐步探听情况。这附近几乎没有俄国人，但朝鲜人却不少。

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好象日本人的女人，暗中打听，到底也摸不清他的血统，似乎是中国人的日本姨太太一类的人物。她把中国军舰开炮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一再证实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使我们信心大增，于是就找到中国方面的海军负责官员，要求共同调查。经中国方面同意后，就开始了正式调查。

我们组成日中共同调查委员会，先到炮舰进行实地调查。但中国方面坚称当时全舰官兵都已上陆，决无开炮之理。我和土肥原先查看了炮舰的航海日记，未发现当时有在舰上工作的情况。由于中国方面不积极进行调查，就在舰上从头到尾一一检查。我去弹药库和厨房等处，一无所获。土肥原到锅炉房去，不多时他大声喊着：“有了，有了”，喜形于色地跑来找我。

原来，那时的军舰都烧煤，他详细检查了煤炭消耗的情况，并找到了耗煤日记，一天天地计算核对，终于发现了炮击那天耗煤特多。毫无疑问，炮舰在那天有过活动，从而证实了中国方面所提出的全员上陆是假的。土肥原看来好似凡事漫不经心，实际上他却有着特殊的机智敏感；更由于他了解中国人的言行、习惯，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举一动，不放过蛛丝马迹的任何可疑现象，从而获得了成功。

土肥原的有力证据，使中国方面不得不承认事实，赔礼道歉，并在承认事实

的文件上签字盖章。此后，我回参谋本部。土肥原为进一步同中国政府交涉，又去哈尔滨。据我记忆，这次交涉，土肥原从中国方面索取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赔偿费。

土肥原与吴佩孚的会面

尼港事件后，我转勤上海，任驻上海武官的助手。1923年，我调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助手时，土肥原在北京坂西机关工作，职务虽然不同，但却有了见面的机会。

坂西机关原是为执行特殊任务由青木宣纯中将在北京创建的，坂西少将继其后任，那时除土肥原外，多田骏也在那里。以前我在参谋本部电讯股工作时，就经常接到从华北发来的“坂电某号”的电报，对坂西机关的活跃情况曾经有所了解。

当时，坂西机关根据寺内内阁的方针，支持段祺瑞政权，并加强培养前述“参战军”。以后“参战军”被用于镇压广东的革命。坂西机关另外一个任务是：破坏美国要求的南北议和会议，积极推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其时，北京形势极为混乱。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出现了直奉联合政府。张作霖一度大显威风。但曾几何时，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受到英美援助的直军吴佩孚大破奉军，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参战军”也一败涂地，这是袁世凯大总统死后在曹錕当权时发生的事情。

在这次战争中，“参战军”的司令曲同丰被俘，大兵们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拔了下来。这个故事是土肥原告诉我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我在参谋本部的作战科工作，为调查这次战争的实况，奉命和酒井隆一起赶赴华北。长辛店附近，直奉两军战斗激烈，奉军自京汉沿线节节败退。自这次战争后，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因此，我在作战课时就想只要有机会，无论如何也要和吴佩孚直接见见面。

我在1923年转勤北京之前，在参谋本部时期，曾根据中国课长本庄的命令，照料过在陆大上学的中国学生。其中有一个叫戴维勤的，此时在天津，是段祺瑞的部下。我去找他，问有没有接近吴佩孚的办法。他满口答应，说他的叔父（原文如此。——译者）白坚武现任吴的秘书长，托他就能见到吴佩孚。当即经他联系，约好到洛阳去见吴佩孚。

临行之前，我约土肥原同去，他当然同意。于是1923年末我们动身去洛阳。那时土肥原已离开坂西机关，独自从事活动，他搞的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给我增加了不小的信心和力量。

我们一到洛阳，吴佩孚隆重接待，将我们安置在迎宾馆。一天晚上，吴设宴招待我们，这确是一个和他从容畅谈的好机会。

吴佩孚的为人和我的想象大不一样。他大吹牛皮，自称是中国的帝王，认为革命军不堪一击，大有吹口气就把革命军吹到九霄云外之势。我就试探说：“吴先生要统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很必要的，不知吴先生有没有飞机？”他立刻就叫秘书拿来笔墨，当场写下“天马行空”四个大字，并且说：“中国有我写的这样的天马，现在用不着，要用随时都有，欧美各国的飞机都是些过时货色。”我真看不惯他这样的吹牛，不禁看了土肥原一眼，而他却毫无表情。

吴佩孚不是我想象中那样谦虚和具有现代化军事才能的将军，倒很像个狂人。但土肥原却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哪！他是故意装傻的。”

土肥原可能和我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他多方袒护吴佩孚，是受这次会见的影响也未可知。当晚，有一个象似日本人的来宾馆访问我们，会面之后才知道确是日本人，名叫冈野增次郎，是奉上原元帅的特别命令，在吴佩孚身边工作的。冈野受到严格的命令，不准写信也不准会见日本人等等。上原元帅以他特有的预见性，早就在吴的身边安插了这样的人。

归途，在开往郑州的列车上，我们遇到一个美国人。我问他对吴佩孚的感想时，他说：“吴将军是个好吹牛的人，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成不了大事。”

从洛阳回来后，土肥原和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年级同学陈乐山（浙江省督军，皖系卢永祥的参谋长）紧密联系，进行以卢永祥为中心的巩固段祺瑞派势力的工作，这就是段和孙文携手再加上张作霖以便统一中国的所谓孙、段、